



民國十五年二月藏







孟子序

宋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兼

門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上護軍賜紫金魚袋孫奭撰

夫總群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
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竝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
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
猶泮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
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
之道以斷群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

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
註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
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錄俱未精
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僞謬時有若非
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與前奉勅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
直講馬龜符國子學說書吳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
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効先儒釋經爲之正義凡理有所
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
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孟子目錄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卷七

離婁章句上

卷八

離婁章句下

卷九



萬章章句上

三

目錄

永

萬章章句上

卷十

萬章章句下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孟子卷一

漢太常京兆趙

岐註

皇明後學東吳金

蟠訂

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為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為諸侯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以公孫丑等而為之一例者也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

卷一 梁惠王

承襲堂

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曰辭也叟長老之稱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王尊禮之日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此亦將有以為寡人興利除害者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為利故曰王何以利為名乎亦有仁義之道可以為名以利為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因為王陳之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弑則國危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為名也

又言交為俱也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萬乘之家。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十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之弑夏后。是以千乘取其萬乘者也。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弑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故不為不多矣。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矣。

孟子 卷一 梁惠王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也。無行義而忽後其君長。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復申此者，重歎其禍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乃顧視禽獸之衆多，其心以為娛樂，誇詫。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脩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亦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初經營規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衆民自來趣之。若子來爲父使之也。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

麀鹿牝鹿也。言文王在囿中。麀鹿懷妊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而已。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鱉也。王雖以爲樂。臺靈也。只餘樂。

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

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

孟子謂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猶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為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偕俱也言古賢之君與民同樂故能得其樂。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

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為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王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

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為強國。兼得河內也。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已也。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王自怪為政有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

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

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者否。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俱走。直爭不百步耳。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粟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五十

步笑百步者乎。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從此已下，爲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

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

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鱉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時，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材木茂暢，故有餘。

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恨。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為五畝也。樹桑牆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言孕字不失時也，七十不食肉不飽。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言數口之家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曰庠。謹脩教化，申重孝悌之義，頒者，班也。頭半白，班班者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頒白者不

負戴也。

負戴也。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百姓老稚溫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言人君但養犬彘。使食人食。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道路之旁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賑救之也。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人死。謂餓疫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刃殺人。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已而改行則天下之民皆可致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願安意承受

孟子之教令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梃杖也

曰無以異也

王曰梃刃殺人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孟子欲以政喻王

曰無以異也

曰無以異也。

王復曰。梃刃殺人與政殺人無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孟子言人君如此。是率獸而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為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為民父母之道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孟
子
卷一
三
通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本
由有作俑者也。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
斯民饑而死也。孟子陳
此以教王愛其民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
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莫強焉。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
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王念有此三耻，
求策謀於孟子。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
以致王天下，謂文上也。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撻敵國堅甲利兵。何患耻之不雪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爲用。夫誰與共禦王之師而爲王之敵乎。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鄰國暴虐。已脩仁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

襄謚也。魏之嗣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

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就與之言。無人君操柄之威。知其不足畏。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

吾對曰：定于一。

孟子謂仁政為一也。

孰能一之。

言孰能一之者。

言孰能一之者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

孰能與之。

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

孟子
卷一
九
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沛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淳然已盛孰能止之。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宣。謚也。宣王問孟子欲廢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乃適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為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

之聞也。

孔子之門徒頌述必義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

無以則王乎。

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霸者之事。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以王乎。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而黎民懷之。若此。以王誰能止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孟子 卷一
王自恐德不足
以安民故問之。

曰可。

孟子以爲如王之
性可以安民也。

曰何由知吾可也。

王問孟子何以
知吾可以保民。

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
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
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齕工左右近臣也觶觶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鍾殺牲以
血塗其釁却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逆尺令鍾

鼓天府上春釁寶鍾及寶器孟子曰臣
受胡齕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充之否

鼓天府。上春釁寶鍾及寶器。孟子曰：臣受胡齧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克之否。

曰有之。

王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愛，嗇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嗇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即見其牛哀之，釁鍾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

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姓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羊亦無罪。何為獨釋牛而取羊。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為百姓所非。乃責已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罪我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為仁之道也。時未見羊。羊之為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厨。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嗟歎。孟子忖度。知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合於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復。白也。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

曰。否。

王曰。我不信也。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爲耳非不能也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王問其狀何以異也

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孟子爲王陳爲與不爲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耻是役故不爲耳非不能也太山北

越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孟子爲王陳爲與不爲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耻是役，故不爲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爲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其易也。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心加諸彼而已。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大過人者，大有爲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為之耳。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度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為仁心。此於物尤當為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耶。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吾心所大欲者耳。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

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吾心，所大欲者耳。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

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遂因而陳之。

王笑而不言。

王意大而不敢正言。

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

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之也。

曰：否，吾不爲是也。

王言我不
爲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

夷也。

莅。臨也。言王意欲廢幾王者。臨莅中國而安四夷者也。

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若。順也。順當者所爲。謂構兵諸侯之而求順。今之所欲。莅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也。

曰。若是其甚與。

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爲大甚。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

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

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孟子言盡心戰鬪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

曰。可得聞與。

王欲知其害也。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

言鄒小楚大也。

曰。楚人勝。

王曰楚人勝也。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

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可以敵強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也。

蓋亦反其本矣。

王欲服之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耳。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也。

王曰。吾惜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少行之也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

孟子為王陳其法也。恒常也。產生也。恒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恒心。人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饑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也。

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民誠無恒心。放溢辟邪。侈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為。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安有仁人爲君。罔陷其民。是政何可爲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暇脩禮義乎。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為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

孟子卷一

畢

梁惠王

七

梁惠王



西至晉宋字

美不自善不自知公自知夫君子之食肉飲水不給不美矣

必求其類八口之宗可以無難矣雖無以之修申之以義制之

君子之於食也取節於飲也適量此君子之節也

孟子卷二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皇明後學東吳葛壽訂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

何如。

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

孟子 卷二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孟子問王
有是語否。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乎色。愠。惠。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謂鄭音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

曰。可得聞與。

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之與。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樂也。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
樂邪與人共聽樂樂也

曰不若與人

王曰獨聽樂不如
與眾共聽之樂也

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王與少之人共聽
樂樂邪眾人共聽樂樂也

曰不若與眾

王言不若與眾
人共聽樂為樂

臣請為王言樂

孟子欲為王陳獨
樂與眾人樂樂狀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

鼓樂者。樂以鼓為節也。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眾也。疾。首。頭痛也。蹙。頰。愁貌。言王擊鼓作樂。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民愁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

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歛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憫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之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之好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

王言聞文王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於傳文

有是言

曰。若是其大乎。

王怪

其大

曰。民猶以為小也。

言文王之民

尚以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

王以為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為西伯土地尚狹。而圍以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圍小之民。以為寡人之囿為大。何故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

王以爲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爲西伯土地尚狹而囿以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爲寡人之囿爲大何故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蒭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

以爲小不亦宜乎

蒭蕘者取蒭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蒭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

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言王之政嚴刑重也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

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言其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問與鄰國交接之道。

孟子對曰。有。

欲為王陳古聖王之交也。

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

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昆夷克矣。惟其咏矣。謂文王也。是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

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獯鬻北狄疆者。今匈奴也。太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句踐逃於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

國也。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聖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保天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太王勾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王謂孟子之言。太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有疾。在於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

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匹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

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而已。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

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

衡，橫也。武王耻天下一人有橫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爲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有此之樂乎？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其志也。不責已仁義不自脩而責上之不用已，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

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言民之所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亦助之憂。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為之赴難也。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

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舞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於琅邪。琅邪齊

東境上邑也。當何脩治可以此先王之觀遊乎。先王先聖王也。

東境上邑也。當何脩治。可以比先王之觀遊乎。先王先聖王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補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給也。

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遊亦豫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

以為諸侯之法度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賄胥讒。民乃作

慝。

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行師興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饒不得飽。食者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在職者。又賄賄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其慝惡也。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方。猶逆也。逆先王之命。但為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沈湎於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溢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為諸侯憂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

荒樂。酒無厭。謂之亾。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亾之行。惟君所行。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

荒。樂酒無厭謂之亾。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亾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驕君放遊無所不為。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圃之類也。連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為樂。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舟朱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上而行乎。此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亾。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癸補不足。

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脩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憂民困。始興。惠政務倉廩。以賑貧困不足者也。

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太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

孟子 卷二
其詩云。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謂之好。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導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喻宣王。非其矜誇雪宮而欲以苦賢者。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齊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也。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王言王政當何施其法寧可得聞。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言往者文王為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脩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為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而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

詩云。嗇矣富人。哀此矧獨。

詩小雅正月之篇。笱，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災，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

王曰：善哉言乎。

善此王政之言。

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

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為不行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貨，故不能行。

對曰：管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

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累

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畧盛乾食之糧於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日方啓行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色不能行也

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詩大雅綿之篇也亶父太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

女太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太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普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

假此言以為喻。

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言無友道。當如之何。

王曰。棄之。

言當棄之。絕友道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

王曰已之

已之者去之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

王顧左右而言他

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以答此言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

也

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其見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脩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國。可法則也。
王無親臣矣。

今王無可

親任之臣。

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言王取臣不詳，審在日之所知。今日為惡，當誅亡。王無以名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王曰：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而詳審之，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疏戚相踰，豈可不慎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謂選乃臣隣。此周之譽核其鄉原之徒。論曰。衆好之。必察焉。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寔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也。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孟子 卷二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行此二慎之聽乃可以子畜百姓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有之否乎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於傳文有之矣

曰臣弑其君可乎

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

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

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為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弑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

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姑且也謂人必學先王之道壯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日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如何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

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二十兩為鎰彫琢治飾玉也。詩云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乎。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

取之何如。

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募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答取之如何。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

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筐厥玄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

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則取之而已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救燕伐齊宣王懼而問之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成湯脩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地方千里。何畏懼哉。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来其蘇。

此二篇乃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而者向也。東向征。西夷怨。王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爲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

來則我蘇。息而巳。

來則我蘇

息而已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

拯。抹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若濟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

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言天下諸侯素畏齊彊。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

可及止也。

孟子卷二
速疾也。耄老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徒其寶重之器與燕民謀置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

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閔闔聲也，猶備兵而闔也。長上，軍帥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則可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克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

下也。

言往者遭凶年之厄，民困如是有司諸臣無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

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耳，君無過責之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行仁恩，憂民困窮，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文公言我居齊楚二國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

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義，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則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可為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偏於滕，故文公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焉，迫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誠能為善，雖失其地，後世乃有王者，若周家也。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誠能爲善雖失其地後世乃有王者若周家也。

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

君子創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或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爲善法以遺後世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問免難全國於孟子。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皮狐貉之裘幣
繒帛之貨也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

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

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矣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言樂隨大王如歸糶於市若將有得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効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已身所能專為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有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

魯平公將出嬖人有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

平謚也嬖人愛幸小人也

公曰將見孟子

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

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爲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爲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

公曰諾

諾止
不出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

樂正姓也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為
魯臣問公何為不便見孟軻也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

公言以此故也

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

與

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
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

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公曰不謂賜歟也以其
棺槨衣衾之美惡也

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惡也。

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喪父時為士。喪母時為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

君是以不果來也。

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為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為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

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
乃天所為也臧氏之子何能使我遇哉



曰非我欲也...
曰非我欲也...
曰非我欲也...

孟子卷三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皇明後學東吳金蟠訂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夫子謂孟子許猶與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與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曾西曾子之孫蹙然猶蹙蹙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粲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乎於管仲

粲然慍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乎於是。

曾西答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率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比我耻見比之之甚也。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孟子心狹曾西曾西尚不欲爲管仲而子爲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以爲邪。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

法與。

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若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爲法邪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聖賢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其易也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子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以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

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饑者食易為美，渴者飲易為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

此則動心否乎？

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

難，自恐不能行否？取丑以此為大，道不易人當恐懼之，不敢欲行也。

難自恐不能行否耶丑以此為大道不易人當恐懼之不敢欲行也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丑曰若此夫子志氣堅勇過孟賁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

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矣

曰不動心有道乎

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

曰有

孟子欲為言之

北宮之黜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朝市。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北宮姓。黜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為撓。却刺其目。目不轉。精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撻。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已。已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其能無懼而已矣。

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為必勝哉。要一不恐懼而已也。以為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

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為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為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孟子以為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黜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為約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子襄曾子弟子也。天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已，已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為約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為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已，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為為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已，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為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為正也。告子非純

賢其不動心之勇，一不可用也。

賢其不動心之專一
可用一不可用也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克也

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克滿形體為
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帥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

志為至要之本
氣為其次焉

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暴亂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
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丑問暴亂
其氣云何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為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動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

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筭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丑問浩然之氣狀如何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丑問浩然之氣狀如何。

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治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無窮極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重說是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無形而生於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落天地。稟受羣生者也。言能養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克滿五臟。若其無此。則腹腸饒虛。若人之餒餓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干害浩氣，則心腹餓餒矣。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嘗以爲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而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

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然，罷倦之貌。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

害，若欲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

害若欲急長苗而
反使之枯死也、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天下人行善者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為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為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遲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人也。非徒無益於苗，乃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為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亦若此揠苗者矣。

何謂知言。

丑問知言之意何謂。

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

窮。

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褒人，若賔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能知其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辭，若豎牛勸仲壬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瘦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也。

一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饒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防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興，必從我言也。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

於辭命則不能也。

於辭命則不能也

言人各有能我於辭言

教命則不能如二子

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

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

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

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答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答如此

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為聖故再言是何言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

則具體而微。

體者四肢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一體者得一肢也。具體者四肢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

敢問所安。

丑問孟子所安比也。

曰姑舍是。

姑且也。孟子曰且置是我。不願比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

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曰伯夷之子心可願比伯夷否。

曰不同道。

曰不同道。

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

非其君非已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之。故謂之非其民也。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

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也。要欲為天理物冀得行道而已矣。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

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
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為宜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

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

然則有同與。

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耶。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孟子曰：此三人皆能使其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為也。是則孔子同之矣。

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為也是則孔子同之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

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為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予宰我名也以為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為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世觀於制度賢之遠矣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為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人皆孔子弟子。

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說謂之巧。且不以無為有耳。因事則褒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

其類一也。不得相諭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人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汚。下但不以無爲有耳。因事則褒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六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

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已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

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贍。足也。以已力不足。而往服就於人。非心服者也。以已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服也。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蒙其耻辱。惡辱而行不仁。譬由惡濕而居卑下。近水泉之地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者居職。人任其事也。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脩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詩邠風鴟鴞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猶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脩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殷王大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雖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為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俊美才出眾者也萬人者稱傑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戴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征司關曰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今復古之征使天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議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
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今復古之征使天
下行旅
悅之也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
公田不橫稅賦若履齔之類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欲而願爲之氓矣。

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戴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
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
里布則百姓樂爲之
氓矣氓者謂其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
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若率勉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何能以

此濟成其欲也
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

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為天吏天吏者天使使之也為政當為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

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圜於堂上也

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堂上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乍暫也孺子未有知之小子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爲人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爲之怵惕者而然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爲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爲行耳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自謂不能為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為善也。

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謂君不能為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苟

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不足以事父母。

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廓此凡有四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克大之若火泉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

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矢箭也。函甲也。周禮曰。函人為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甲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當慎修其善者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為不智。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為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又安得為之智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

若此為人所役者也。

人役而耻為役。由弓人而耻為弓。矢人而耻為矢也。

治其事而恥其業者。惑也。

如耻之。莫如為仁。

如其耻為人役而為仁。仁則不為役也。

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

而已矣。

而已矣。

以射喻人為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之仁，恩有所未至也，不怨勝己者。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子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尚書曰：禹拜善言。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大舜，虞帝也。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己從人，故爲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

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汚也。思念也。與鄉人立。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慙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汚也。

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也。

屑。繫也。詩云。不我屑也。伯夷不繫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於西伯也。

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

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祖禘禘。程於我側。爾焉能

厄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

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已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憐也。云善已而已。惡人何能污於我邪。

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立偕，俱也。與之儷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已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謂三黜不慙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爲繫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伯夷隘懼人之污來及已故無所舍容言其太隘狹也柳下惠
 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
 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
 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耳

皆具亦不替去耳

皆由由然與之科



王不臣也後信王不臣也

公亦大也故便於舍會字季卿下其其

後下也

孟子卷三終

問姑曰爾為爾非為非

孟子卷四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皇明後學東吳金蟠訂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為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余焉能戰是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馮兵革之威。仗其道德而已矣。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

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

孟子雖仕齊，處師賓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

孟子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孟子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其有疾而拒之也。

明日出乎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乎？或者不可乎？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爲不可。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可弔。

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為不可以弔。

王使人問疾醫來。

王以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

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

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於孟子者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薪之憂。

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仲子使數人要告孟子君命宜敬當必造朝也。

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具以語景丑氏耳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

景丑責孟子不敬何義也

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

曰惡者深嗟歎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莫大於是者也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豈有如我敬王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為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招呼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曾子豈嘗言不義

之事耶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微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臣臣經於王乎

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
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臣輕於王乎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
長民莫如德惡得有一以慢其二哉。

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也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乎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
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與爲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
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言師臣者王桓公能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烈之卑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

受教

醜類也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勅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而受教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孟子自謂不為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已也是以不往而朝見於齊王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

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

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為一金一鎰是為二十四兩也故云兼

金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

予何為不受

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

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驚以作兵餽故餽之我何為不受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君子而可以貨財見取之乎？是其禮當其可也。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

平陸，齊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以昭果毅。

曰：不待三。

大夫曰：一失之則行罰，不及待三失伍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政不肯賑窮非我所專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

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專何不致為臣而去乎何為立視民之死也。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距心自知以不
去位為罪者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
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孔姓也為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
為王言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己故受其罪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
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蚺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
先後刑罰無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蚺鼃辭外邑大夫請為士師
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
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歟以感責之也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三諫不用
致仕而去

蜚龍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三諫不用，致仕而去。

齊人曰：所以為蜚龍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齊人論者譏孟子為蜚龍謀，使之諫不用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不用而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為謀者。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以齊人語告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諍之官也。孟子言人臣也。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有餘裕乎。綽綽，皆寬也。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孟子嘗為齊卿。出弔於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驪為輔行。輔副使也。王驪齊之誦人。有寵於齊。後為右師。孟子不悅其為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

嘗與言行事。何也。

丑怪孟子不與

驪議行事也。

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既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蓋言道不合者。故不相與言。所以有是而

言之也。已。

以有是而
言之也已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木若以美，然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孟子言古者棺槨厚薄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槨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墻翬之飾，有異，非直為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為人盡心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也。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為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為獨不然。不然者，言其不如是也。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

忤，快也。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土親膚於人子戒心，獨不快然無所恨也。

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也已。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盍不得與人燕。子之不

得受燕於子噲。

得受燕於子噲

沈同齊大臣自以私情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伐

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

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

齊人伐燕

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

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

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

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

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而伐之也

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

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也彼不復問孰可便自往伐之矣

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

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

之哉

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爲士官王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

師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也亦不能相諭又非天吏也我何爲勸齊國伐燕國乎

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爲士官王欲則可殺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爲勸齊國伐燕國乎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爲未勸王今竟不能有燕故慙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

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爲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王歎曰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賈欲以此說孟子也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

賈問之也

曰古聖人也

孟子曰周公古之聖人也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賈問有之否乎

燕曰然王曰吾將瀆飲孟子

孟子曰我天吏也

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孟子曰
知是也

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賈問
之也

曰不知也

孟子曰周公不
知其將畔也

然則聖人且有過與

過謬也賈曰聖
人且儻有謬誤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以為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必不知其將畔周公惟管叔
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之此
過謬不
亦宜乎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之為辭。

古之所謂君子真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非就為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

孟子致為臣而歸。

辭齊卿而歸其室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

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子之賢而不能得見之

得侍同朝甚喜

謂未來比齊也。遙聞孟子之賢而不能得見之。

得侍同朝甚喜。

來就為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

今又棄寡人而歸。

今致為臣，棄寡人而歸也。

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

不知可以續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乎。

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謀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

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時子齊臣也。王欲於國中而為孟子築室，使教養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均也。矜，敬也。式，法也。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也。謂時子何不為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

陳子，孟子弟子。陳臻也。

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

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為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為欲富乎。距，時子之言，所以有是云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

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

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爲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爲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耻之。

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征稅也。賤丈夫，貧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堦斷而高者也。左右占視，望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貪者也。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耻屈道，亦與此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征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

晝，齊西南近邑也。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地而宿。人衣帶不於也。齊人之知孟子者，追送見之，欲為王留孟子行，則衣自土矣。

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客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答，因隱倚其几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

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夫子慢也。不我言，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

曰：坐我明語子。

曰坐我明語子

孟子止答曰且坐我明告語子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往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爲政然則子思復留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乃安矣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謂長者言子爲我慮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留留者何爲哉此爲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爲而愠恨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為求祿濡滯淹久也既去近留於晝三日怪其淹久故云士於此事則不悅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不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

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
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

反予。

我自謂行速疾矣冀王
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

浩然心浩浩
有遠志也、

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是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
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
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安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我豈若猶猶急小丈夫，悲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遠者哉。論曰：悻悻然，小人哉。言已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為小節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尹士聞義則服，故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道也。於路中間也。充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顏色故不悅也。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

路道也。於路中問也。充虛謂孟
子去齊有恨心。顏色故不悅也。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彼時前聖賢之出。是其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五百年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於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為不悅豫乎。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與天消息而已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丑問古入之道，仕而不受祿邪？怪孟子於齊不受其祿也。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於崇吾始見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即去，若為變詭，見非太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復受其祿也。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我本志也。

孟子卷五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皇明後學東吳金蟠訂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謚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旻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古道，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文公為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世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

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故勉世子。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

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准有行善耳。復何疑邪。

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成覲。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我亦能為之。何為畏彼之哉。

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言欲有為當若顏淵。庶幾成覲不畏。乃能有所成耳。又以是勉世子也。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言欲有為當若顏淵庶幾成觀不畏
乃能有所成耳又以其是勉世子也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
周公言其知所法則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

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
十里子男之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憤亂
乃得瘳愈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
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
之傅也大故謂大喪也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

孟子歸

在鄒也。

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

不亦者亦也。問此亦其善也。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

飣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之共之。

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前。君臣皆行二年之喪。齊疏。齊哀也。飣。糜粥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國。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國魯
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

父兄百官滕文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滕魯
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改宗魯者也
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百官自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
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
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
之於孟子也故曰吾有所受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
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謂我問孟子

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盡大
事之禮故止我也為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其信我也

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

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歠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卽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之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

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上之所欲，下以為俗尚，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

世子聞之，知其
在身欲行之也。

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
廬不言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

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乎者大悅。

四方諸侯之殯來弔會者。見世子之
憔悴哀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已。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

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
惰。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也。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綯。絞也。及爾
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
之事無
休已。

孟子 卷五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
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
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義與上篇同。孟子旣爲齊宣王言之。滕
文公問復爲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
賦取於民。不過十一之制也。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
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

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

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取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

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為常。類而上之。民供養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於貢也。

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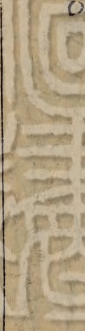
足。則必取盈焉。

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既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為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饑歲。民人糞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饑穰以為多少。與民同之也。

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少轉尸溝壑。安可以為民之父母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者也。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光。雨公田。遂及我私。田也。猶殷人助者。為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助也。

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爾公田遂
以次及我私田也猶殷人助者為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前
公田知雖周家之時亦有助之之制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以學習禮
教化於國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
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義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
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彛
倫攸序謂其常
事有序者也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

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脩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

使畢戰問井地。

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為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

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

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漫鄰國，乃可鈞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為祿也。周禮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其田野。言

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

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慢鄰國，乃可鈞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為祿也。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

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暴君殘虐之君，汚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差，故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褊小謂五十里也。為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為善政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為數而共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法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圭潔也土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當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言也

死徙無出鄉

死謂葬死也徙謂受土易居于他境也不出其鄉易為功也

死徙無出鄉。

死謂葬死也。徙謂受土易居于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為功也。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太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好惡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和睦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地為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為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而加慈惠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

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

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許姓行名也治為神農之道者踵至也廛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為氓氓野人也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貧也捆猶叩搯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飲食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

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

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

陳相言許行以為滕君未達至道也。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餐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

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相言許子以為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其力，饗餐熟食也。朝曰饗，夕曰飧，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為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為賢君乎。三皇之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者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也。

曰然。

相曰然許子自種之。

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

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

曰否許子衣褐。

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或曰褐某衣也一日麕布衣也。

許子冠乎。

孟子問相冠乎。

曰冠。

曰冠

相曰冠也

曰奚冠

孟子問許子何冠也

曰冠素

相曰許子冠素

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相言許子以粟易素

曰許子奚為不自織



孟子曰許子自織素乎

曰害於耕。

相曰織紡害於耕故不自織也。

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

爨炊也孟子曰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為犁用之耕否邪。

曰然。

相曰用之。

自為之與。

孟子曰許子自冶鐵陶瓦器邪。

曰否以粟易之。

孟子曰許子自
治織陶瓦器耶
曰否以粟易之

相曰不自作鐵
瓦以粟易之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
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
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

械器之總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何以為病
農夫乎且許子何為不自陶冶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之其
宮宅中而用之何為反與百
工交易紛紛而為之煩也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相曰百工之事固不
可耕且為故交易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

孟子言百工各為其事尚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耕且為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者也。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乃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人以羸困之路也故曰是率天下而路也。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勞心君也勞力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者也。

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勞心君也。勞力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者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獨憂念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是言治其土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之火正也。烈。熾也。益。視也。山澤草木熾者而焚之。故禽獸逃匿而奔走遠竄也。

禹疏九河。瀰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

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

耕得乎。

疏通也。淪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門而不入。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如此。寧可得耕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棄爲后稷也。樹種藝植也。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

司徒。土人教。以人。事。父。子。君。臣。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弟。弟。朋友。貴。信。是。爲。契。之。所。教。也。

序朋友有信。

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弟。弟。朋友。貴信。是為契之所教也。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放勳堯號也。遭水逆行。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從而振其羸窮德。恩惠之德也。

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重喻

陳相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為己
憂農夫以百畝不易治為己憂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為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
故言以天下傳與人尚為易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
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
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
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盛而巍巍乎有天下之位
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
位也堯舜蕩蕩巍巍如此但不川心於躬自耕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言以諸夏之禮義化變蠻夷之人耳
未聞變化於夷蠻之人同其道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言以諸夏之禮義化變蠻夷之人耳未聞變化於夷蠻之人同其道也。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陳良生於楚北遊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也所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非之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

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晁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為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白甚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於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也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

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馱鳥耳馱博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馱應陰而後動者也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子並耕傷害道德惡如馱舌與曾子之亦異遠也人當由深谷正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於幽谷

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害道德惡如馱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止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於幽谷
曾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詩魯頌闕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蠻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爲不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陳相復爲孟子言如此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價不相僞詐不相欺愚小大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

大小謂尺寸皆言同價故曰市無二價者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性情也蓰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價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價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哉時許子教人偽者耳安能治其國家者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

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

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

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却之

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

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見之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之矣不直言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

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我聞夷子爲墨道者。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已。豈肯以薄爲非是而不貴之也。始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事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足以爲戒也。吾欲以此攻之者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

之夷子名也。蓋儒家者曰古之治。卽若愛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爲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親疎也。但施愛之事先從已親屬始耳。若此。何爲獨非墨道也。

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

親愛也。夫夷子以爲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耶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愛救之。故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故

也
親愛也。夫夷子以爲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耶？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愛救之，故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故救之耳。夷子必以愛况之，未盡達人情者也。故曰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

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己親等，是爲二本，故欲同其愛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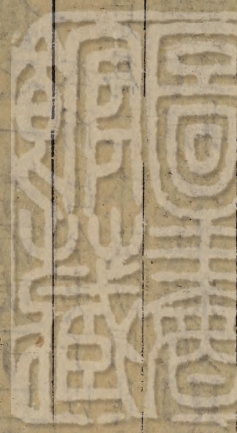
上世未制禮之時，盤路傍坑壑也。其父母終，舉而委之，棄於壑也。

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嘜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張相共食之也。額額也。泚，汗出泚泚然也。見其親為獸蟲所食，
 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為他人而慙也。自出
 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纛，檉，籠甫之屬，可以取土
 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亦有道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閭曰：命之矣。

孟子言是以為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
 憮然者，猶悵然也。為閭者，有頃之間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



孟子卷六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皇明後學東吳金蟠訂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

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為孟子欲以是為介。故言此介得無為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已信道。故言宜若可為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招之而不至也。

志士不怠在溝壑，勇士不怠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困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已，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爲也？已。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尺，小尋者，尚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其利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

天下之賤工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

天下之賤工也。

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也。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

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

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

強而後可。

強，嬖奚乃肯行。

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

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

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

謂王良良不可。

王良不肯。

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範法也。王良曰我爲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不習於禮也。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八順毛而山一發貫滅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尚知羞耻此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

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已自枉曲何能正人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

下熄。

景春孟子時人爲縱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強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正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爲大丈夫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

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可以爲之。大丈夫矣。

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可以為之大丈夫矣。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

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

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

質，臣所以執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爾。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公明儀，賢者也。言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宴亦不足弔乎。

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盛，稻也。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腠也。惟辭也。言惟紉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血，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曰不亦可弔乎。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出疆何爲復載質。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言仕之爲急若農夫不可不耕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

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爲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爲不急仕也。

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

孟子 卷六
五
子
傳
室
穴隙之類也。

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由其道亦與鑽穴隙者無異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泰甚也。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衆多而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爲甚奢泰者也。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

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簞。筥也。非其道。一筥之食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之天下爲泰乎。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彭更曰。不以舜爲泰也。謂仕無功而虛食人者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

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也。輪人。輿人。作車者也。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見其四。餘羨者也。

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悌。順也。守先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祿。子何尊彼而賤此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

彭更以爲彼志食於此亦但志食也。

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

食功乎。

孟子言祿以食功子何食乎。

曰食志。

彭更以爲當食志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爲也然而其志反欲求食則可食乎。

曰否。

彭更曰不可也。

彭更曰不可也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孟子曰如是則子果食功也非食其志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仁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問宋當如齊楚何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

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

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

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

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尚書逸篇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爲一夫報仇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

後來其無罰。

弗止芸者不變謀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

後來其無罰。

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
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
逸篇也民曰待我君來我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
以有軍來征故市者之不行也不使芸者變休也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筐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
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筐。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
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攸所也
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
之節筐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
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成其類也
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
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於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秦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為有光之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秦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秦誓。皆古秦誓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

齊楚雖大。何畏焉。

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為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為君。何畏齊楚之國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

不勝。宋臣。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

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傳之使楚人自傳相之邪

曰使齊人傳之。

不勝曰

使齊人

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

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言使一齊人傳楚。眾楚人咻之。咻之者。嚮也。如此雖日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眾也。莊嶽。齊街里名也。多人處之。

數年而自齊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

孟子 卷六
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

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卽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則王誰與爲不善者也。

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

如宋王何。

如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爲善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

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

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古者不爲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

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古者不爲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追斯可以見矣

孟子言魏文侯曾繆公有好善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以見之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

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闕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闕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

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

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

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之貌也。由，子路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

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孟子言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

何如

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口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爲喻知攘之惡當即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之之言若此類者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公都子孟子弟子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孟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
懼為邪說所亂故辯之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
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

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迭有治亂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蛇
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埤下者於樹上為巢猶
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
岸而營度之以為窟穴而處之

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尚書逸篇文水逆行洚洞
無涯故曰洚水也洪大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
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

之。
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

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為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之，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暴亂也。亂君更興，殘壞民室屋，以其處爲汙池，棄五穀之田以爲園囿，長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饑寒並至之厄。其小人則放僻邪侈，故作邪僞之說，爲姦寇之行，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墾，故禽獸衆多，謂羿桀之時也。

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

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書尚書逸篇也。丕，大顯明，承續，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續承夫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綱紀也。罪我者。謂

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橫議於世也。

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孟子 卷六
公明儀曾賢人言人君何崇庖厨養
犬馬不恤民是為率禽獸而食人也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

克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
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
著為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矣

說與上
篇同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此詩已見上篇說。

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是周公所欲伐擊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諸。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

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故曰聖人之徒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螻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

聞。目有見。

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而餒也。螻。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克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

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蚯蚓之蟲也。克。滿也。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飲

克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桐壤，下飲黃泉。

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指中人者耳。非大器也。蚓，丘蚓之蟲也。克滿其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

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是殆未可知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匡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纊，以易食宅耳。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纊。故云辟纊。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

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為齊卿。食菜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為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竄於陵也。

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頰曰。惡用是駢駢者為哉。

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鵝而非之。已。仲子也。頻頰。不悅曰。安用是駢駢者為乎。駢駢。鵝鳴聲。

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駢駢之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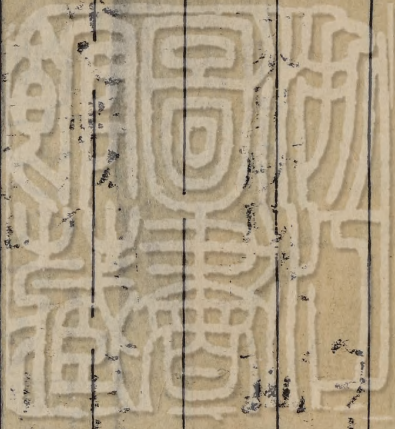
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

則居之。是尚為能克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異日。母食以鵝。不知是前所頻頰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駢駢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之糲。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陵。人所築室也。是尚能克人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克其操也。是以孟子喻以丘蚓。而此諸

維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尚能克人頽
乎如胡之性然後可以克其業也是以孟子喻以五則而此諸

巨擘而已



子曰

孟子卷六終

孟子

卷六

終

不復

孟子卷七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皇明後學東吳金蟠訂

離婁章句上

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以為黃帝之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圓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各篇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師曠晉平公之樂大師也其聽至聰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為後世之法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夫采芣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備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者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

也

盡已目力續以其四者方圓平直可得而審知故用之不可勝極也。

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

音須律而正也

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

孟子
卷一
智乎。

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衆人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

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道德，百工之作不信用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網也。此亡國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

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

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復有期是言國無禮義必亡。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言天方動汝無然沓沓但為非義非禮背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為之事使君為敬謂行堯舜之仁是為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勉之君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為賊其君也故有恭敬賊三者之義。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堯舜之爲

君臣道備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各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各之，謂謚之也。謚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

其惡百世傳之孝
子慈孫何能改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矣以前代善惡為明鏡也欲使周亦鑒于殷之所以亡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而已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

保妄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喻惡亡而樂不仁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

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反其仁，己仁獨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耶？反其敬，己敬獨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已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詩已見上篇，其義同。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恒，常也。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家。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為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為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為本也。是則本正則立，本傾則覆。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為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為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為本也是則本正則立本傾則踣固在所敬慎而已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効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

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慕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為君矣沛然大治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為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齊景公齊侯景謚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為強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為婚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今小國以大國為師學法度焉而恥受命教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治今之

下矣。

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治。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為政，小國美之，故七年。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裸鬯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

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眾，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為敵。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

能執熱。逝不以濯。

詩大雅桑柔之篇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其爲國誰能遠仁而無敵於天下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童食盡。衆以迎。武王之師是也。

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故爲淵毆魚者獺也。爲叢毆爵者鷓也。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卑下獸樂廣野毆之則歸其所樂獺獺也鷓土鷓也故云諸侯好爲仁者毆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却求三年時艾。當畜之力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爲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爲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爲善乎。但相與爲沉溺之道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爲。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患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以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已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太公辟紂。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兩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

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耳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歸往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為政矣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文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眾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行善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孟子 卷一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爲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疾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况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萊任土地不務修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眸子。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心也。

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匿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之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

為恭儉。

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為恭儉之行也。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音笑貌強為之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

淳于髡齊人也問禮男女不相親授

孟子曰禮也。

禮不親授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

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否邪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出是為豺狼之心也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出是為豺狼之心也。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孟子告髡曰此權此權者反經而善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髡曰天下之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乎。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問父子不親教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云。父子反自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於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爲反夷矣。故曰惡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易子而教。不欲自相責以善也。父子之恩。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

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將徹請所與。問曾皙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

體也。事親之道當如
曾子之法，乃為至孝。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偏適我。間，非格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得大人為輔臣，乃能正君也。非法也。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言人之行有不虞度。其時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者，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已。未有可師而好為人師者。乃惑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

魯人樂正克。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

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

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來也。

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

樂正子曰先生何爲
非克而由此言也

曰子來幾日矣

孟子問子
來幾日乎

曰昔者

克曰昔者來至昔者
往也謂數日之間也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
也孟子重愛樂正子欲亟見之深思望重也

曰舍館未定

克曰所止舍館未定
故不即來也館客舍

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乎。

曰克有罪。

樂正子謝過服罪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餽啜也。

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驪者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餽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餽啜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窮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

禮義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容，故中心樂之也。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

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哉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

舜不以天下將歸已為樂號泣于天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為大孝。

舜以不順親意是非人子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為父子之道者定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舜以不順親意是非人子底致也' and '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為父子之道者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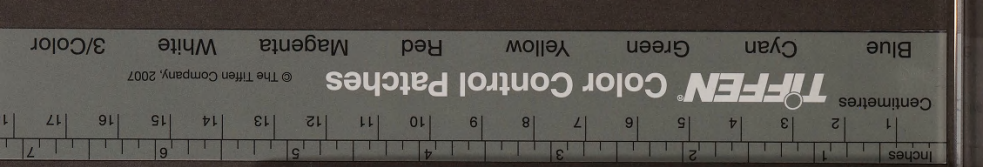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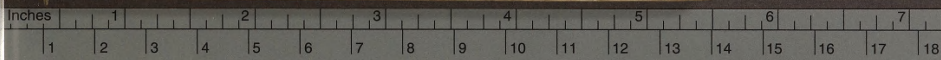
乙 登記號：000417

一九 年 月 日





民國十五年二月藏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